

特别醒目

在她早期文字中觅到一个青春灿烂、怀抱一腔热血的文艺青年的轮廓

朱天文：一个人的天荒地老

文 / 范典

犹记得朱天文在《淡江记》中说到组办《三三集刊》的学员们一起在假日卖书的场景，大家一副书呆子气，既要面子又想极力荐书，结果当然不理想，却围坐打牙祭，一派热烈气息。实在可以在她早期文字中觅到一个青春灿烂、怀抱一腔热血的文艺青年的轮廓，她是铁定了心



要执守信念到底的女子，身边姐妹一个个嫁了人，她却孑然一身。

“三民主义”的真理，“三位一体”的真神，在她身上得以体现。作为胡兰成的女弟子，她和妹妹天心都是灵性最好的，时得赞赏。胡作序称她有“照眼”的好，已然将她当作张爱玲的后继。胡上上世纪70年代在台湾，作家朱西宁携女儿天文天心前往拜访，从此结下渊源。他那自得一体的文风在朱氏姐妹笔下得以延续，难怪有人说：“在胡兰成的生命中，张爱玲是精彩的前八十回中‘逃走的女奴’，朱天文却接续了其下四十回，作永远的‘童女与死亡之舞’。”

此前，她的书在大陆不过几本简薄的短篇小说集子，去年，自从她的一部获奖小说《荒人手记》引进大陆后，出版界一下刮起朱天文风：她的新作《巫言》以冷

知识百科全书的傲然之势登陆，接着，《淡江记》、《黄金盟誓之书》、《红气球的旅行》以及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一口气连出四册，分别为《传说》、《炎夏之都》、《有所思，乃在大海南》、《世纪末的华丽》，收录了她早期创作的小说及随笔作品，集结三十年精华。那种独一无二的“三三文体”让人怅惘不已，既畅快又担虑地享受着她跳脱的文字，正如张爱玲说的：好的东西总要叫人稍稍不安。

她的作品大体可以分为几个阶段，如描写眷村时期的《小毕的故事》、《风柜来的人》、《安安的假期》，文字可见质朴，人与人之间真诚以待，少年与童真眼里的大人世界颓靡，犹如一朵花开映照腐朽的灵魂；真正待到创作成熟期，像《炎夏之都》、《世纪末的华丽》，便完全脱去童稚的视角，在工业

化文明的驳杂气浪里折射出一种人文情趣，充斥着后现代式的拼贴艺术，你看米亚终究脱不开当别人的情妇，听任自己迷失在草药与服饰的纠葛里。明明书写的是一众蝇营狗苟的小人物，她却用旷世奇绝的词汇加以点缀，时常让人在心平气和的聆听中猛然心惊。到《荒人手记》，她明明是写两位不同女性人生，先前名曰《日神的后裔》，遇到瓶颈写不下去，又恰逢男同性恋友人倾诉，才突然获得灵感和状态继续下去，借助对肉欲崇拜的泛滥情感及对此神秘领域的挖掘，她将所要表达的意念淋漓尽现。

朱天文作品系列——
《有所思，乃在大海南》
《传说》
《炎夏之都》
《世纪末的华丽》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新书秀场



《铁梨花》
萧马 原著
严歌苓 改编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民国，晋陕交界，黄土坡上迎来一顶鲜红的花轿。雄踞一方的赵旅长竟然娶了个盗墓贼家的女儿做五姨太。两个月后，这个怀有赵家独子的女人奇迹般地逃离了赵家……二十年后，方圆几百里的盗墓人中传诵着一个名字：铁娘娘。她的两个儿子，都是掘老坟的好手。他们性格迥异，却同时爱上了一个名叫凤儿的姑娘。一座被丢弃了几千年的古墓“美人榻”，引来无数知情人的垂涎，寂静的董家镇一时间风云暗涌。严歌苓的小说，总是逃离不了动荡的时局，《铁梨花》也不例外，它在手背上上演一场恩怨纠葛，在手心里却攥着一段儿女情长。



《一期一会好时光》
李冰 图文
人民文学出版社

“一期一会”，源于茶道用语。“一期”表示人的一生；“一会”则意味仅有一次的相会。正如扉页所言：一期一相会，且行且珍惜，是茶中的道理，也是生命的感受。作者李冰在序言里告诉我们的：无论节日、假日、生日，还是平常时日，每天都是只此一天的大日子。这本以“时光”为主题的绘本，超脱了时下流行绘本的窠臼，变得真正切合“散文绘本”的精髓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甚至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人文精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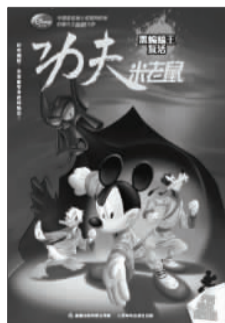
《烛光盛宴》
蔡素芬 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小说以一盒照片揭开一场历史变动与个人命运的纠葛。富家千金泊珍为了驾驭自己的人生，抛开父亲替她安排的一切，与挚友桂花一同加入了前线护士的行列。烽火连天，一则从重庆捎来的信息意外牵系她与军官庞正的情缘，时局动乱，他们随着军队辗转迁徙来到台湾。物资困窘的年代，庞正调至美国受训，泊珍毅然只身挑起生活重担，开始经商创业，台湾女子菊子进入了泊珍的生活，主仆发展出一段特殊友谊，自此，历史的变动交奏出个人的命运乐章……记录这段历史的书写者，通过生动的文字与炽热的情感，将自己寄寓于故事中，以烛光为引，诉说一场历史的盛宴、爱情的盛宴、故事的盛宴。



《天鹅之吻》
杨飞 著
山东友谊出版社

杨飞生于1974年，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，他一直辛勤地奋斗在文学天地里，写出了大量的诗歌、散文等作品。本书是集杨飞十几年的精品之作，作者用极其浪漫的笔法，深刻地描绘了一幅幅爱情的“画卷”，反映了当代爱情的价值和趋向，并以高境界大胆地放声歌唱，宣乎心底那异乎寻常的大爱，令人品味到一种特殊的爱情之美。



《功夫米老鼠》
杨鹏 著
人民邮电出版社

米老鼠这个充满“洋味儿”的形象与代表中国文化符号的中国功夫之间发生了奇妙、惊险的故事。米奇、唐老鸭、高飞都迷上了中国功夫，为了学到正宗的中国武术，他们来到了中国少林寺，却被一阵莫名其妙的龙卷风吹到了两千多年前的中国，少林方丈破例留他们在寺里学武。而此时的少林，因为拥有强大邪恶能力的黑蝙蝠王的出现，正面临着空前的灭寺危机……这套童书是迪士尼首部以迪士尼经典人物为主人公，为中国儿童量身定做的原创图书。

书香灯影

这些琐屑的历史碎片，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四海翻腾、五洲震荡的童年时代

往事如昨，不避琐屑解真味

文 / 张继平

老话说，好茶得细品。其实，读书之法也是一样。读一本好书，假如乱翻一气，一目十行，就如同牛饮上好好茶，一仰脖子咚咚咚，是断然体味不到茶滋味的。林浩的散文集《当年不识愁滋味：一个人与一代人的童年轶事》，就是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好书，如卢仝的饮茶之说，看一遍只能“喉吻润”，看七遍，方



觉“两腋习习清风生”。

林浩这部作品，虽以“我”为视角，但确如该书副标题所提示，诚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。“或温馨，或有趣，或惶惑，或恐惧，有亢奋，有欢笑，有眼泪，有伤痛，亦不乏内心的忏悔与剖析”，其实是我们一代人回顾自己童年时所共有的感受。“深挖洞”、“忆苦饭”、“诳家雀”、“查车牌”、“抢传单”、“夜拉练”……这些琐屑的历史碎片，虽然杂乱无章，却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四海翻腾、五洲震荡的童年时代。实际上，世界和生活本来就是琐屑的，纷杂的，喧嚣的，狂热的甚至是荒诞的。我们一代人的童年，当然也不会例外。说深了，世界、生活、童年，根本就没有顺序、没有主次、没有章程；谈这些，只能讲情怀、讲回忆、讲心与心的碰撞和交通。但作者能在这些琐屑、纷杂和困惑中，以一种反思的情怀和对现实观照的态度，让人更

清晰地、更本质地厘清了那一代人所经历的历史与生活的真相。公开发行的《毛泽东1965年同斯诺的谈话》中译本记载，毛泽东说：“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，所有我们这些，甚至马克思、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，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。”是啊，历史的车轮才滚过了四五十年，很多事物已经显得相当可笑，尽管回忆起来，人们仍能感到有一种切肤之痛盘绕心头，挥之不去。

一本书值得读者品味，不仅在于它记述的内容，还在于它的语感。林浩这本书的味儿，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心境。这种心境可用八个字来概括：朴实恬淡，超脱通达。作者笔下的“愁滋味”，不是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那种，而是文笔深厚，遣词谨慎，庄谐互见，娓娓道来，字里行间散发出浓郁醇厚的人生况味。作品中所描述的人情物理、时代情状，像一张张黑白照

片，都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所熟知，所使用的地方土语更让人倍感亲切耐读。在林浩的叙事文字中，更能品味出感人至深，动人心魄，感慨良多的丰富内涵，那些曾和一代人擦肩而过的忧伤和欢愉，那些似曾相识的童年野性、刺激，甚至男少女萌动的情愫，都可以让人们品咂出些许优雅和人性来。

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：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对过去的探究无一不是指向当下的生活，我想，作者写书、我们品书，绝非仅仅是为了回忆。历史意义的所在还是要我们对现实有所启示、共鸣，甚至警觉。“一代盛衰，固舍其因”。往事如昨，不避琐屑解真味。大家去慢慢品好了。

《当年不识愁滋味：一个人与一代人的童年轶事》
林浩 著
山东画报出版社

旧书新读

“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，在死之前，说出来罢了”

并非多余的话

文 / 周鲁霞

《多余的话》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狱中写下的，源自国民政府档案手抄本，虽至今未见原始手稿，有被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可能，但从内容、文风分析，出自瞿



秋白之手的概率极高。

“儒，柔也。”《多余的话》文风平淡细腻纤弱，就如作者因劳累吐血而虚弱的身体。但在内心深处，瞿秋白决不柔弱。1935年在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就义前，他自斟自饮，谈笑自若，找了块空地面对北盘足坐下后，回头告行刑者：“此地甚好。”瞿秋白是如此看待生死的：“人之公余，为小快乐；夜间安眠，为大快乐；辞世长逝，为真快乐。”若无志于道之精神是决不会如此对待死亡的。在1927年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正是瞿秋白带头对党内右倾错误提出尖锐批评，他顶住压力发给每一位代表的《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》，洋洋洒洒4万多字，精辟深刻的分析赢得了代表的广泛支持。所以瞿

秋白绝非“无足观”的文人。

瞿秋白写下“多余的话”，“决不是要脱却什么责任”，“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，在死之前，说出来罢了”。这些话是“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”。他检讨自己的“优柔寡断，随波逐流”，以及“敷衍、消极、怠惰”。他认为，自己对马克思主义“只知道一点皮毛”，“只是根据基本外国文的书籍译了一下，编了一些讲义”。他感谢四中全会开除他的政治局委员，因为使他“却除了千钧担”。这种坦诚已经远远不是君子式的自省，而是近乎宗教的忏悔。许许多多的人，一辈子也搞不清自己灵魂的真相，更不用说表达出来示之以众了。英国作家吴尔夫认为，“把自己这混乱、多变、有缺陷的整个面貌，分

量、色彩、范围，都统统呈现出来——这种本领，只有一个人有，那就是蒙田”，“他要的不是名声，不是想让人引用他的文章，他也不想让人在市场上为他树立雕像；他只想把自己的灵魂披露出来。披露是健康现象，是揭示真理，也是幸福”。吴尔夫说的是蒙田，也是瞿秋白。

《多余的话》深深感动我们，是因为瞿秋白性格中的人性之光辉，以及“历史的误会”所造成的悲。他写下的最后一句话貌似不着边际——“中国的豆腐也是最好吃的东西，世界第一”，却从内心深处撼动我们。

《多余的话》
瞿秋白 著
江西教育出版社